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

御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

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寇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鬣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鬼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鬼童中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

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箬幘遺鬼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鬼鹿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鹿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鹿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鹿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鹿戰于肥如鹿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鹿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

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

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素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

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
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
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
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
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
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
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
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
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

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
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
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
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
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
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遠重申前命
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
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統流亡士

度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原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

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胄，束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跽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

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苻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苻昨有使至於是一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

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苻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身虜將燾示以

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弗父教三國滅
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
歸說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
之苾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
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
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
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
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
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

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
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
遣斡龍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
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
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斡距之以裴嶷
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
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
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

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虎侍中位
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
不受虎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
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
以不斂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
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
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
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
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

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
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
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
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
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
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
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
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
深恠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

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
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負
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
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蠹尚能弼佐句踐
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
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
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
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

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
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擄揚越
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
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
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
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
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
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表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

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
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昔曹叅亦崇此
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
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鬼於寇難之
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
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
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
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鬼在一方敢不

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
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
寫言不宣盡使使者遭風沒海其後鬼更
寫前箋奔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
韓矯等三十餘人跡上侃回曰自古有國
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
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
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
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

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
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
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
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
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
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
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
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

跨畧燕齊虜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管仲
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沉廆輔翼王室
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
以寵異藩翰孰將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峻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
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
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
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
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城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認
帥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栢文之功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
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
通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
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謁賊求和執使送
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萊服以
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

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
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
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
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
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六十五
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雋僭號偽謚武宣
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興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群士啓行虜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

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眾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莽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虜威畧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莽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

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
君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
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
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
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
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
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寔還虜後謂群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
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
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
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
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
荼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
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
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牀父隱
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

恒乃依崔杼隨杼如遼東杼之與三國謀
伐虜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杼不從及杼奔
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為將軍瞻稱疾不
起虜敬其姿罷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
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
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
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
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
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
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
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畧何如耳豈
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
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歿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

音義

鬼五罪反步餘招反魁苦回反耐乃代反膾古外反

岌魚及反皝音晃崔音秘犒苦到反紐女久反燾徒到反

反催較汎二音負音云脩音條

載記卷第九 晉書一百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 皝第三子也 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 雄毅多權畧 尚經學善天文 皝為遼東公立為世子 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 左賢王封望平侯 率眾征討累有功 太寧末拜平北將軍 進封朝鮮公 皝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 督攝部內 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 逸豆歸所逐 奔

死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廙，皝亦不平之。及廙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殺昭，遣使接檢仁之虜。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

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盧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

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琚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

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龔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

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
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
黎踐凌而進仁不虞黜之至也軍去平郭
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黜所擒
仁而還立籍田陽門東置官司以主
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遇雨引還
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
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
聲援黜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

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
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
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
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坵山諸道俄而遼騎
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燕長
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子異等歸于京師
使其世子雋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
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

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
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
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
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
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咸康三
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爲國相韓
壽爲司馬裴開陽穆王寓李洪杜群宋該
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
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敬言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
雋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
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
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
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
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
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
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

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甄降甄曰
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
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
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
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
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
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
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甄
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
甄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
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
遼謀叛甄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
不克進陷廣城甄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
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
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
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
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
以其才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
令主安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
田蚡禹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
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
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
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
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
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

無覆遂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
多難躬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
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
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
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
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
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
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

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
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
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
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
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
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
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
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
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

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
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
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
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
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
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
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
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
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

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水
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綏據樞機
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
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
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
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
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
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
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

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
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
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
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
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
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
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
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

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凱稱燕王其年凱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凱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

路莫不練之凱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凱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凱將圍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

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燕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

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遺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萊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

關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
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眾距翰
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
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弈于徒有虛名
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
戰斬弈于盡俘其眾歸遠遁漠北旣開地
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
弈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

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
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
收其七三分入私旣記室參軍封裕諫曰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
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
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
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
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
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

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
供百僚之外歲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
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
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
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土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
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
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
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姦

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
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
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
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
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
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
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
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
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

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
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
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
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
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
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漑灌之法
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
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
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

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
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
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資置
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
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
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
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
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稱時求者

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徃其耕而食
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
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
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
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
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
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
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
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

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
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
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
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
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
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
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
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後善如流罰惡不
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

藥石之效孰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
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
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
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
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
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
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
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
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

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旣多官僚
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
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負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貞錄夫人臣関言
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
不問擇其善者而後之王憲劉明雖其罪
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
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
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

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甄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甄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甄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

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因蘇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雋與收率騎萬七千車襲天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甄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甄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

乘白馬舉手麾旆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
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
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去而還宮引雉
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
年五十二雉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
權畧援臂工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
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

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
善撫接受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
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
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
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旆親
將三軍畧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旆
躬自總戍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
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
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

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擊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擊之翰一發便中

刀鏢追騎乃散旣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皝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

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竒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

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洋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名我豈徒然哉洋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

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
軍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
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
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
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
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皝令德
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
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

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克令支裕以郡
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
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
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
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
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
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

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
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添亡羈
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
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
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
矣忠清簡毅篤信義我烈如陽士倫者實
亦未幾及死甦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音義

佟徒久反 濤火湖反 蚡房粉反 嗜上茲損反
漉盧谷反 釗指遙反 螭上烏結反 澮古允反
塾都念反 佛許乙反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御撰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鹿常言
 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曰鹿
 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
 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
 畧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
 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
 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

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雋將圖兼并
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
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
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
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雋為使持節侍
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
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
虜皝故事明年雋軍南伐出自盧龍
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

留其將王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
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
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
人常煒聘於雋雋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
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
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
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
天叙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
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官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
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
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軋
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
云爾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
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
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爾何從而向襄國此
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爾實在寡君且妖孽
之徒欲假竒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

寡君今已握軋苻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
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
事所未聞也雋旣銳信舉言又欣于閔鑄
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
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
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
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
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雋殺
之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

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畧地中山慕容評攻
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
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
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
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
中山斬白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
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
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
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

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
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
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
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
泝水閔威名素振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
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
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
為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
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

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後傍湏其戰
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
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池
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嚴恪恪
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
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
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
是時鷦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
上有啓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

保曰是何祥也咸稱鷦者燕鳥也首有毛
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
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
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
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
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
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
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
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

有分邪卿等苟相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
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
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
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
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巳
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
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
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
為侍中陽翟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

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
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鹿
為高祖武宣皇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
朝廷遣使詣雋雋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
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
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
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
燕人咸以為雋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
司隸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

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
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雋從
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
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
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
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
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
晉靈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雋
常山人李犢聚眾數千反于普壁壘雋遣

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
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
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
悉降其眾姚襄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
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
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
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
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

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
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
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
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
建興太守高彘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
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滎城降于苻
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
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雋以釗爲
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

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
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
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
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
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
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
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

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
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
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
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
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
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
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
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
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日乃具衮鳥禮諸

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
其在二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
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鳥而以
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
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
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
以為皇代永制雋曰其劔鳥不趨事下太
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

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
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
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
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
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
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
熙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
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
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固請行龕怒殺之

率兵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
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
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
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
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
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
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死兵法十圍五攻此
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

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疆遠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

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廆鎮廣固恪振旅而歸雋太子暉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玃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

鳴蹏齧人莫能近蹏曰此馬見異先朝孤
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盍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蹏益竒之至是四十九歲矣
而駿逸不虧雋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
圖其象親爲銘替雋勒其傍置之薊城東
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
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西將軍雲
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伐其東郡雋遣慕容恪距戰王師

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
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
而還雋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
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
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
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
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
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
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

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莞子十室
而九蕪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
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
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
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今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
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
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
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

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蕩清瑕穢與天下更
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
則天之體臣竊未安雋曰煒宿德碩儒練
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
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
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
東二郡營起鬼廟范陽燕郡構黜廟以其
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符堅
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雋河間李

黑聚眾千餘攻畧州郡殺棗彊令衛顏雋
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
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
玉雋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
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
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
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
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雋拜寧

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翊自稱太守
附于張平平屢言之雋以平故赦其罪以
爲京兆太守護翊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
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
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
時之勢雋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
輿根討鴛司空陽騫討昌撫軍慕容臧攻
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
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
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者三十
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
衆三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
昌奔邵陵悉降其衆雋于是復圖入寇蕪
欲經畧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
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
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
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
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
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
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雋太山太守
賈堅舊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救
之羨師敗績復陷山在雋立小學于顯賢
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冲為中
山王謙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

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
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
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躰自曄亡以來孤
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
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
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
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
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
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

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
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
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
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
五也英姿邁古執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
民隱此其八也雋曰卿雖讓譽然此兒
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
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

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
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三闕未
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雋顧
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
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
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
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
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

討雋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
據嶠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
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雋遣慕
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
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雋
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
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
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
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

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竒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雋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

墓號龍陵雋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愼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竒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

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虜既逐崔悤復徙
昌黎名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
建議以虜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
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
虜納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
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
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
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
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

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
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
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
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虜不平之出為新
昌令凱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
化大行雋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
烈將軍雋僭位將定五行次眾論紛紜恒
時疾在龍城雋名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
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

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雋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雋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從太子暉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眾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雋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眾潰始詣軍請降雋嘲之曰

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感致力無術匍俛歸死實非誠款雋嘉直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雋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敗太子太保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

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
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
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
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
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
午辟爲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
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
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
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嫺

害之必駭眾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
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
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
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
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
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
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音義

鶩音務龕口含反沲徒何反綫仙箭反窳蒲奔反蕝

音鏗鎗上口莖反鏗下七將反禱古侯反禩陸氏士戀反

踈上特計反齧下五結反熒渠營反糜靡為反鴛於良反

反潜然出涕毛詩潜涕下貌刘炫音閒苦覓反

蹋徒合反嶠口勞五反勞二反



